

边缘中国

余未人 著

苗疆圣地



青

边缘中国

苗疆圣地

余未人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苗疆圣地 / 余未人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7.7
(边缘中国)

ISBN 978-7-5436-4245-4

I. 苗... II. 余...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3269 号

书 名 苗疆圣地

著 者 余未人

责任编辑 赵文生 邮箱 sdhbwzs@163.com

丛书主编 黄发有

装帧设计 宋晓明

文字校对 安从梅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0998664

出版日期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640mm × 960mm)

印 张 14

字 数 100 千

图 数 119 幅

书 号 ISBN 978-7-5436-4245-4

定 价 30.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举报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边
缘
中
国



边缘的魅力（总序）

中国地大物博，地势西高东低，自西而东构成了三级阶梯，从雪域高原过渡到山地、盆地，再过渡到丘陵和平原。气候同样是复杂多样，从南到北跨越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气候带。与这种地理形态的自然级差相对应，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和积淀，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就文化类型来说，尽管狩猎与采集类型和斯威顿耕作类型正在逐渐告别自己的舞台，但鄂伦春、鄂温克等狩猎民族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在顽强地赓续这两种文化传统的香火，它们和畜牧类型、农业类型、工业类型等交相辉映，五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在广袤国土上呈现出奇妙的并置状态。从中国的东部走向西部，犹如置身于一条奇妙的时间走廊，在岁月的河流上逆流而动，让你感受到从后现代、现代上溯到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时差。生存环境的多样化催生了文化的多样性，恰如美国历史学家B.M.费根所言：“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的环境的重要手段。”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

西南和东北等地区。中华文化融汇多民族文化于一体，并长期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与内在的差异性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说：“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不同文化的人所信奉的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只要互不对抗，就能使当代世界增添丰富性和活力。”不强求一致，不妄自尊大，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兼收并蓄各种优质文化因子，这为文化的反复选择与再生提供了多种途径。即使在汉族文化内部，不同民系、不同聚居区和不同阶段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中，中国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中华文化内部的主流因素与异质成分的撞击与交融，有利于打破沉闷、僵化的格局，获得崭新的活力与生机。中华文化的未来选择也不必长期地陷入要么西化要么国粹的怪圈，多民族文化的相知与互补既是重要的价值参照系，又是不可或缺的文化追求与建构目标。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市场化、工业化和殖民化进程都在推广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经验。当英语的版图不断扩张时，越来越多少数族群的语言正在消亡，据说新世纪每年平均有20种语言失传，这意味着通过这些语言记忆并传播的文化也同时湮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可口可乐、麦当劳一样，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世界上最为偏远的角落，与此同行的还有环境污染、疾病和犯罪。即使在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在海拔6500米以上的区域也不难见到帐篷、煤气罐、塑料袋、氧气瓶、电池等废弃物。在中国一些城市，隆隆的铲车以城市改造的名义，冠冕堂皇地推倒那些保存了数

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建筑，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西式水泥丛林。走进那些偏僻乡村的古老民居，你能够轻易地发现走出老屋是那些居留者的梦想，搬进洋房是他们的人生指向。当人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体化的旋涡时，幸福的含义也就不能不变得苍白而贫乏，每个人的标准都大同小异，环球同此凉热。从文化的兴衰更替来看，那些处于环境封闭、社会发育迟缓状态中的民族与地区，要毫无保留地拥抱“现代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同一性和文化价值观，而坚守自己的文化特性往往意味着与外来文化绝缘，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拉锯式的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两难困境。

让人纳闷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理所当然地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当成水火不容的东西，甚至心安理得地认为割裂传统是“现代化”的必要代价？就像各地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总是追求焕然一新，似乎非要把所有旧时代的印迹连根拔除不可。中国人谈论各地的城市，最不屑一顾的评价莫过于“太土了”或者“整个一个大农村”，“土”和“农村”就意味着糟糕。在各大城市，“乡巴佬”也还是对人最蔑视的称呼，吐出这样的字眼的人，口气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恶毒的快意。任何一个在厚实的乡村传统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城市，大概都难以摆脱这种过渡性的“郊区化”特征。乡村记忆一如孙猴子的尾巴，他就是会七十二变，也顶多只能将尾巴变成旗杆。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无不打上了以农耕为本的家族文化的烙印。事实上，中国如果能够有一座城市将现代文明的好处和田园风光的美妙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完美

的、人性化的城市典范，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莫大贡献。其实，在西欧发达国家，传统和现代水乳交融，最古老的传统依然鲜活，像一棵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依然开花结果，参与光合作用。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却在逐渐枯萎，像冯骥才等有识之士苦心孤诣地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实践，旨在保留文化的火种，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虎口中抢出来的，常常是一些无法呼吸的传统，真是让人痛心！

那些民间的、边缘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隐性的、被压抑的、被遮蔽的文化，难道彻底湮灭是它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事实上，这些脆弱的、原生态的文化就像深藏的地下水一样，滋养着一方土地上的的一方人群，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犹如遗传基因一样，塑造了濡染其中的民众的独特气质。那些中心的、主流的文化经过理性化的修饰和改造，就像奔涌在运河与水库中的流水一样，是一种具有表演色彩的文化象征。而且，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唇齿相依，一旦地下水系枯竭，地表水系就水落石出。为了避免使自己成为平均化的全球公民，以外来文化作为镜子，开掘沉睡于脚下的土地之中的民族文化记忆，抗拒遗忘，才能将厚重的传统资源转化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打破封闭的心理定势，激活曾经长期被抑制的边缘文化的创新能力，优势互补，形成互动共生的良性循环格局。在生态学的视野当中，文化的等级关系应该被深刻质疑，我们不能用单一标准来判断复杂而多样的文化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共同历史时空中的所有文化存在当成有机的生命系统，平等地看待它们的存在价值，而不是唯我独尊地以一种价值形态排斥其他的价值形态，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每一种文化形态在功能系统中的独特位置，才能维持文化的结构平衡。就自然生态而言，生物的多样性增强了环境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环境恶化的重要表征，比利时科学家P.迪维诺在《生态学概论》中说：“在退化的情况下，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转变成单调的生态系统时，伴随出现的将是由稳定变成不稳定。”与此相应，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某种性质、功能单一的文化形态一元独大时，文化环境也呈现出恶化的趋向，文化应该在连续性的、自由竞争的、多元共存的、正常新陈代谢的、平稳过渡的环境中走向繁荣。在文化的精神生态中，各种力量必须在相互制约中相互依存，如果某种力量成为绝对强势的权力，霸权意志都必然使文化自身的规律遭到破坏，文化形态将变得单一、僵化，被纳入森严的等级体系。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要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开展积极的文明对话：“我们希望通过文明对话来鼓励各种积极的全球化力量，从而增进物质的、道德的、审美的和精神的愉悦，并特别关注那些在当前经济发展潮流中陷入困境的、受到损害的、沦为边缘的和孤立沉默的人群。我们还希望通过文明对话促成对个人知识、群体凝聚力、自我理解以及个体和群体认同意识的有益探索。”

我们推出《边缘中国》丛书，倡导以美文笔法，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中国边缘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进行审美化的描述，对其文化形态进行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丛书邀请生长于这些地区或长期在这些地区生活、工作的著名作家与学者撰

稿，他们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揭示这些地区的文化底蕴，向外部世界掀起其神秘面纱的一角。这些地区地理形貌雄奇、壮丽，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社会民情保留着相对淳朴、本真的状态，在人性层面上也呈现出更为原始的野性与活力，同时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值得注意的是，在尊重与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下，经济水平不能成为衡量一种文化的优劣的唯一标准。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点介绍这些地区的自然风貌、民居、民艺、民俗，进而以精炼的文字，言简意赅地探问其背后的历史源流与文化成因。

“边缘”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意味着多元的文化融合，边缘地带与中心地区的交流互动，能够激发社会、经济、文化的多重活力。边缘与中心的异质异趣的相互沟通，相互补充，相互激发，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丰富的、具有创造活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生态。

黄发有

（《边缘中国》丛书主编）

目 录



你了解苗族吗 / 1

雍容典雅的西江 / 19

一、天下独一的西江千户苗寨 / 21

漫步在西江的过往岁月中 / 25

十二年一遇鼓藏节 / 30

年方不惑的鼓藏头 / 38

二、绣制霓裳羽衣的女子 / 46

轰动 1938 年鼓藏节的花裙带 / 47

要得姑娘巧，花线当马草 / 54

三、千百年传承的古歌与芦笙 / 62

不会苗歌，娶不进媳妇嫁不出女 / 62

根性文化的芦笙 / 69

四、由狩猎到护林的艰难历程 / 78

人与动物的恩恩怨怨 / 78

护林员眼里的雷公坪 / 83

五、鬼神的使者 / 89

亲历巫事“阿香” / 90

游走四方的女鬼师 / 95

主持重要礼仪的大鬼师 / 98

海纳百川的施洞 /103

六、有滋有味的寻常日子 /107

率领上百只鸬鹚的小船队 /107

能工巧匠的杰作 /110

惊心动魄的放排生涯 /116

浩浩荡荡的商船 /120

只有种棉做布绣花缝衣裳,你才是真正的女人 /122

只有苗家的衣裙,才有那么多故事 /129

七、节日、歌舞与游方 /135

敬桥节,家家户户皆祭桥 /137

柔情蜜意姊妹节 /138

与端午节迥异的龙舟节 /147

十一天十一夜,连续歌唱的最高纪录 /155

游方的浪漫情怀 /160

八、婚丧嫁娶、万物有灵 /164

成婚一年后,新娘才识夫君相 /164

一代大歌师之死 /170

万物有灵,鬼师无处不在 /175

九、苗与汉,文化的奇妙交融 /178

祖牌与“桥”的共处 /178

拥有同一份家谱的苗族和侗族 /180

“水边苗”开放的文化心态 /187

独特的江南建筑 /193

历尽苦难的趋同 /197

十、施洞奇人 /199

百岁老人的人生传奇 /199

深山里的大歌师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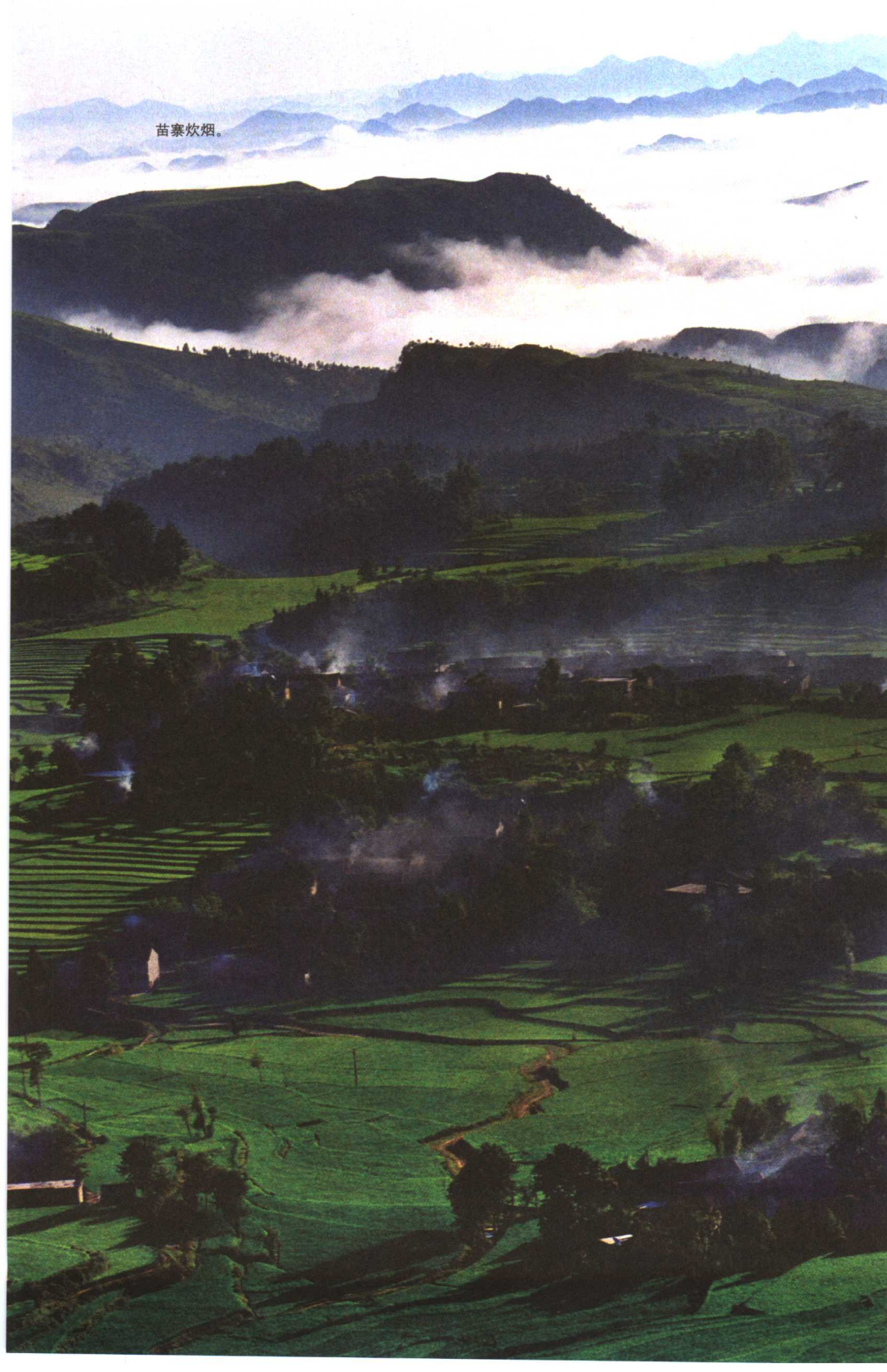
你了解苗族吗

十七年前的一个初夏，我第一次有缘走进了贵州雷山县雷公山腹地的苗寨方祥。方祥历史上曾经属于西江管辖，它因为不通公路，甚至没有人踩马踏留下的羊肠小道而显得那么遥远，同行的土生土长的县里干部说：“提起方祥，头皮发麻。”我们



从江苗寨，晒满糯谷穗的金黄色禾晾。

苗寨炊烟。



只有看太阳的方向，倚着山势，沿着山洪冲出的沟壑前行。山连着山没有尽头，急流没膝的小河在峡谷间恣肆，它一次次地横亘于我们面前，仿佛向不速之客们发出拒斥的信号。原始森林里动植物生命繁茂，千百年来默默地走着自己的生命历程，朴实而冷寂。林子深深，一片成熟的、乌森森的绿色，全然没有想象中的鸟语花香。汗水模糊了视线，喘息声声，却没有见到一个路人。蛮荒是一种境界，它可以长留在你的想象中，在精神领域里支撑起你空灵脱俗的一翼。而当你长时间置身蛮荒，于天近而于人远的时候，你希冀着能见到人，哪怕是语言不通只能比划手势。在这高山密林之中与人相遇，心与心定是相通的……方祥是一个隐匿在莽莽原始森林中的不解之谜。

六个半小时的艰难跋涉之后，眼前出现了即将干涸的水田，稀稀疏疏的高秆水稻集体匍匐着，这种久违的老品种水稻，属稀有物种了。几幢杉树皮盖顶的杉木吊脚楼，屋顶上覆盖着绿丝绒般的青苔，那是一种初醒的绿。白色炊烟似有若无地飘荡在深蓝的天空。几只垂着红色肉冠的旱鸭子游走觅食，一忽儿竟纷纷向我涌来。一派清新纯净，野趣独具。

旧时，方祥除了食盐，一切都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界的货币交换。为何不盖瓦房呢？因为这里不出煤。若是用柴来烧瓦，一窑瓦得烧去四万斤松木，那是五辆载重卡车的运量呵，何况没有公路……漫山遍野粗壮的芭茅草在风中摇曳，为什么不像别处一样，用芭茅草盖房呢？一个茅草屋顶和一个杉木皮屋顶的使用寿命相仿。一位正在剥杉树皮的苗族后生说，用茅草盖房是穷得没底了，日后连媳妇也娶不进家……

迎面走来一位寨老，身轻体健，白发长髯。听人说，他年轻时曾经剥一棵杉木的皮，盖了一幢吊脚楼的顶！足足管了十五年！至今提起当年寨老家的屋顶，山民们还流露出一种对英雄的崇敬。可就为了居住这区区十五年，毁灭的却是一棵几



安顺苗族妇女。

百年的老树呵！而寨老现在居住的吊脚楼顶上，新盖了一层顶，它用去了十多棵树的木皮。十年八载之后，这屋顶又得翻新，到那时，也许要牺牲的，又是这十多棵树的子子孙

孙了。面对这美丽的木皮屋顶，我仿佛看到了大森林的泪水。

方祥有一种长达两丈的高排芦笙，它在大山深处远近驰名。现在是农历五月，按苗族古规，此时稻子打苞了却还没有抽穗，芦笙一响怕惊扰了谷神，所以禁吹。入夜，苗人们扶老携幼纷纷拥出家门，在方祥小学那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上，亮起了三盏汽灯。忽儿，“春眠”已久的高排芦笙奏响，那高亢浑厚的乐曲就是苗人们似火的热情。我的心被震撼了。方



从江岜沙苗族女子的日常生活。

祥苗人如此重礼，你承受得起吗？

那次艰苦备尝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崇山峻岭中的一支生生不息的苗人。那也许可以算得我人生路上的一次转折。从那时起，我渐渐走进了苗族。

苗族为什么会来到这样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定

居？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有着怎样不同凡响的经历？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无古籍可考。只有沉下心来，从他们一代代传承的、口传心授的古歌、嘎百福歌，从他们绚丽多彩的刺绣、服饰、银饰中寻觅。

如今贵州有四百一十九万苗族。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时代，苗族就被称为“东夷”之一而与中原的华夏民族并存。苗族曾经生活在富庶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苗族的祖先是蚩尤。蚩尤在涿鹿大战中被黄帝战败，蚩尤虽败犹勇，虽败犹荣。苗人怀着对先祖的崇高敬意，从此踏上了大迁徙的历程，筚路蓝缕，艰苦卓绝。苗族的第四次大迁徙让他们从湘桂山区进入贵州。沿都柳江进来的苗族到了榕江县古州，这是苗族披荆斩棘进入苗岭，开辟原始大荒的第一站。苗族先民们在古州建立了天下苗族独一庙——苗王庙，这是苗族先民迁徙到贵州的唯一纪念建筑，历代香火鼎盛。民国时期出版的《榕江乡土教材》记载：“县城之西山坡上有苗王庙，建立之时期不可考。”文革中，苗王庙被夷为平地，只留下遗址。20世纪90年代，三百多位苗民信众募集资金，一砖一瓦，终于重新复建了苗王庙。复建的庙宇虽简陋，却是“有仙则灵”。此苗王不是一



榕江苗王庙，苗王的平民形象。